

第三二卷

文集

平廣

許

海嬰
编

許廣平

文集



第三卷

许广平文集(第三卷)

作 者:许广平

责任编辑:张昌华 孙金荣

责任校对:武晓峰

责任监制:胡小河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淮阴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mm 1/32 插页 8 印张 11.5

字数:240,000 199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,5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9-1175-1/I · 1095

定 价:65.80元(全三册软精装) 98.00元(全三册精装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本书照片由海婴提供

第三卷
许广平文集



许广平和周建人夫人王蕴如(左一)在鲁迅墓前



1948年与绍兴故里周氏家族

第三卷
许广平文集



1948年11月与郭沫若(左)、侯外庐(右)合影于由香港赴安东的海轮上



1955年6月率中国越剧团赴民主德国、苏联演出前摄于中南海
前排傅全香(左二)、周恩来(左三)、范瑞娟(左四),后排左四为许广平

第三卷
许广平文集



1956 年在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



1958 年 3 月在安东欢迎志愿军归国

第三卷
许广平文集



1957年9月出席中国妇女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与少数民族代表亲切交谈



1961年许广平与海婴、马新云伉俪及其孩子们

目 录

第一集 北京

(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) / 3

第二集 厦门——广州

(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) / 97

第三集 北平——上海

(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) / 267

书 信

致鲁瑞 / 307

致朱安 / 320

致周作人 / 326

致胡适 / 329

致蔡元培 / 331

致季茀 / 332

致子英 / 340

致吴院长、徐先生 / 341

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 / 343

- 致刘皓/344
- 致毛居青/350
- 致李铁根/358
- 致袁家和/359
- 致萧三/361
- 致暹罗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
筹备委员会/362
- 致北京晚报记者/363

恢復历史原貌
按原稿首次印行

雨

地

青

第一集

北京

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

—

鲁迅先生：

现在写信给你的，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，是每星期翘盼着听讲小说史略的，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，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。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，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，所以向先生陈诉：

有人以为学校的校址，能愈隔离城市的尘嚣，政潮的影响，愈是效果佳一些。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？记得在中学时代，那时也未尝不发生攻击教员，反对校长的事，然而无论反与正的那一方面，总是偏重在“人”的方面的权衡，从没有遇见过以“利”的方面为取舍。先生，这是受了都市或政潮的影响，还是年龄的增长戕害了他呢？先生，你看看罢。现在北京学界上一有驱逐校长的事，同时反对的、赞成的，立刻就各标旗帜，校长以“留学”、“留堂”——毕业后在本校任职——谋优良位置为钓饵，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取舍。今日收买一个，明日收买一个……今日被买一个，明日被买一个……而尤可愤恨的，是这种含有许多毒菌的空气，也弥漫于名为受高等教育之女学界了。¹做女校长的，如果确有才干，有卓见，有成绩，原不妨公开的布告的，然而是“昏夜乞怜”，丑态百出，啧啧在人耳口。但也许这是因为环境的种种关系，支配了她不得不如此罢？而何以校内学生，对于此事

亦日见其软化：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，提出反对条件的，转眼就掉过头去，噤若寒蝉，或则明示其变态行动？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，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以悲观痛哭的了！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，先生，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，洁身远引，就可以“立地成佛”的。然而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，可也想到有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？他自信是一个刚率的人，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刚率十二万分的人，因为有这点点小同，他对于先生是尽量地直言的，是希望先生不以时地为限，加以指示教导的。先生，你可允许他么？

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，虽然嚼过苦果之后有一点回甘，然而苦的成分太重了，也容易抹煞甘的部分。譬如饮了苦茶——药，再来细细的玩味，虽然有些儿甘香，然而总不能引起人好饮苦茶的兴味。除了病的逼迫，人是绝对不肯无故去寻苦茶喝的。苦闷之不能免掉，或者就如疾病之不能免掉一样，但疾病是不会时时刻刻在身边的——除非毕生抱病——，而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密，总是时刻地不招即来，挥之不去。先生，可有甚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，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？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的不苦？先生，你能否不像章锡琛先生在《妇女杂志》²中答话的那样模糊，而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？专此布达，敬候
撰安！

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。

十一，三，十四年。

他虽则被人视为学生二字上应加一“女”字，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自居，也如先生之不以老爷自命，因为他实

在不配居小姐的身分地位，请先生不要怀疑，一笑。

1 这是对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行为的揭露。据该校学生自治会出版的《驱杨运动特刊》记述，杨荫榆除迫害反对她的学生外，又对某些学生进行利诱，如声称“某校欲聘○○教员，同学中有欲担任者，请至校长办公室接洽”；“北京某大学欲聘助教，月薪十五元，倘能继续任职者，每年可加至七百元”等等。

2 章锡琛（1889—1969） 字雪村，浙江绍兴人。当时任商务印书馆《妇女杂志》主编，经常在该刊“通讯”栏内，解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。《妇女杂志》，月刊，一九一五年一月在上海出版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停刊。

—

广平兄：

今天收到来信，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，姑且写下去看

——

学风如何，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，倘在山林中，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，只要办事人员好。但若政治昏暗，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，学生在学校中，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，待到出了校门，和社会相接触，仍然要苦痛，仍然要堕落，无非略有迟早之分。所以我的意思，以为倒不如在都市中，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，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，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，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，而其苦痛之总量，与本在都市者略同。